

重庆市江北县建国四十周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1949—1989

风正年轻



重庆市江北县文化局编



风正年轻

重庆市江北县文化局编

前　　言

桃红柳绿，风正年轻。在我们江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四季展现的都是动人情魄的笑容。

为了隆重迎接建国四十周年大典，为了系统地检视我县勃勃蓬蓬的业余文艺创作力量，我们编辑了《风正年轻》。本书精选了1949至1989年间，58位在市、省级报刊上获奖作者的各类代表作100余篇，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县人民的勤奋与搏击、忧患与欢愉、追求与超越，文体美妙，图画精雅，洋溢着红土地和蓝天白云相孕育的当代意识，给人以新的激励和美的享受。

春天过后，心中的风仍正年轻。我们相信，我县的业余文艺创作正方兴未艾，含苞的手式群上，绽放出的将是继往开来的蓓蕾和催人上进的乐音。

目 录

文学之页

○ 报告文学

● 刘忠华

“7·10”特大洪灾交响曲……(1)

○ 诗 歌

● 华万里

众妙之门……………(19)

● 柯愈勋

青春日记……………(30)

● 王跃强

时间清香……………(38)

● 薛 健

走过冬天……………(43)

● 李国春

情感之树……………(47)

● 陈利民

理解音乐……………(51)

● 郑荣华

巴国诗魂……………(54)

● 张怡平

诗句已绿……………(58)

● 谢燕惠

爱人的季节……………(62)

○ 小说

- 王正鸿
团委书记 (67)
- 梁龙军
题字 (78)
- 陈尚举
线痕 (73)
- 李长春
薅秧歌 (75)
- 王明凯
西瓜丰收 (79)
- 陆政英
夜话 (92)

○ 散文

- 陆政英
您在我心中是树 (94)
难忘的二件小事 (97)
- 李如元
灵感 (100)

○ 文艺理论

- 李永雄
试探狂草生命行为中的现代艺术精神 (103)
让画面与生活更“亲近”些 (109)
我看影片《武当》 (111)
绝响 大观 情思 (113)
- 曾祥明
川剧艺术中的一曲精品 (119)

● 陈德斌

- 一个金矿的挖掘 (128)
《急流》得失谈 (130)

● 严林松

- 加强影视评论，促进精神文明 (133)
现代做起，明天就晚了 (136)
理解 支持 保护 (138)

● 邓科福

- 江北县的闹房莲宵 (142)

故事之页

● 龙 鸣

- 花脸孙亚雷 (146)

● 周恒丰

- 于学忠传奇 (161)

曲艺之页

○ 谐 剧

● 陈常国

- 一分钱的交易 (171)

● 黄启宽

- 陈草鞋 (180)

○ 相 声

● 陈常国

- 重庆在我心中 (174)

● 王德全

- 祖国颂 (187)

○ 唱词

● 王朝鉴

钓鱼更吃比鱼香..... (198)

美术书法摄影之页

邹元良	书法摄影作品选	(200)
李 克	国画作品选	(203)
邓帮源	美术作品选	(205)
杨国海	美术作品选	(212)
任永秀	美术作品选	(216)
刘贤荣	美术作品选	(219)
罗书亮	美术书法作品选	(221)
陈亚文	摄影作品选	(223)
许 可	摄影作品选	(225)
江 禄	摄影作品选	(228)
马盛铭	书法作品选	(230)
胡开金	书法作品选	(232)
贺柏栋	书法作品选	(235)
姜凤圆	根雕作品选	(237)
李 林		(240)
李文岗		(240)

演员简介之页

张安之	(242)
刘 兰	(243)
望蓓蒂	(244)

陈希忠	(245)
李永清	(246)
段成海	(247)
高 兴	(248)
肖以书	(249)
周育君	(250)
涂化宁	(251)
刘金昌	(253)
徐振馨	(255)

音 乐 之 页

刘俊富	(257)
荀中明	(258)
潘定华	(259)



“7·10”特大 洪灾 交响曲

(报告文学)

● 刘忠华

序 曲

江北，百万人口的大县，但在十亿人口的海洋里，她只是一滴水；江北，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幅员，但在共和国的版图上，她只是一个小圆点。

然而，公元1989年7月12日——26日，不到半月的时间，重庆市慰问团到这个“小圆点”来了，四川省慰问团到这个“小圆点”来了，中央慰问团也到这个“小圆点”来了。

谁也不会怀疑，慰问团带去的是力量，是希望，是福音。但奇怪的是，耳闻目睹到这一则则重大新闻的人们，脸上非但没有出现一丝喜悦，反而露出惊愕痛苦的神情——用不着中国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对江北并不熟悉的人们毫不费力地作出了准确判断：江北，灾情肯定非同寻常！

悲 歌

是的，慰问团的数量和级别是同灾情程度的大小成正比的，慰问团的数量越多、级别越高，说明灾情越重，损失越惨。1989年7月10日，大自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在江北县这块土地上发怒发疯发狂，无度地淫虐，全县两大水系五大河流的神经，全部紊乱了……

悲歌第一曲：暴风骤雨

江北县境内嘉陵江水系的后河黑水河两岸成了混沌世界——地上的水和天上的水连接成一片，屋外的水和屋内的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天上的水在往下泼还是地面的水在往上喷，是屋外的水在往里流还是屋里的水在往外淌。雨的声音也完全变调了，既不是“淅淅沥”，也不是“哗哗哗”，而是一种完全没有节奏的，数以万倍的黄果树瀑布的巨响在震耳欲聋的轰鸣。

气象部门的量雨标准是：一次降50毫米为暴雨、100毫米为大暴雨、150毫米为特大暴雨。而后河和黑水河两岸的4个区16个乡，短短两个小时，少的降了260毫米，多的降了406毫米，前者相当于两个大暴雨的总和，后者相当于五个大暴雨的总和。

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景况！

悲歌第二曲：突如其来

同嘉陵江水系的后河、黑水河相比，县境内长江水系的东河、酉河、温塘河、御临河两岸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这里，并没有下暴雨，也没有下大雨，平

均降雨量只有20多毫米，顶多算个中雨。雨后放晴，凉风习习，气候宜人，人们正好抓紧时间补偿前几天因天气炎热而欠起的“瞌睡帐”。因此，7月9日夜这个地区的人们睡得特别早、特别香、特别甜。

然而子夜零时，县里的有线广播突然开通，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同唱和鸣：洪水来了，赶快起来防洪！快！快！快……

人们从梦中惊醒，纷纷奔出家门察看水情。果然，惨淡的月光之下，洪水滔滔，巨浪翻滚，势如猛兽窜来。

、 祸从何处降？水从何处来？从大竹来，从邻水来，从长寿来，上游暴雨下游受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顿时，人们的睡意烟消云散，神情紧张地惊呼着、奔跑着，将妇孺老残往高处转移，将物资财产往高处转移。但为时晚，已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仅仅几个小时，洪水上涨了20多米，高峰时每5分钟上涨一米！

悲歌第三曲：八方呼救

老天爷如同一个庞大、狠毒的魔术师，转眼之间把江北县境内的两大水系五大河流沿岸万倾陆地变成了一片洋汪。成百上千的村庄和一些集镇成了洋底，未成为洋底的数以万计的“浮宫”，有的象严重缺钙躬腰驼背地在水中飘摇欲坠；有的象得了小儿麻痹症坍塌在水中化为泥沙。“洋”面上出现许多“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北沙群岛”而极为不妙的是，“洋”的面积还在继续迅速地扩大，“岛”的面积则在继续迅速地缩小。困在迅速缩小的若干“岛”上的六千多人在此起彼伏地呼救。尽管，他们十分注意力量

的集中和凝聚，象气功师一样用力运足中气，如合唱团似的声带同时发音，几个嗓门、几十个嗓门、几百个嗓门、上千个嗓门融为一体，然而在浩瀚的“洋”面上和滔滔的洪水中，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微弱。至于激流中时而可见的“散兵”“游勇”其声嘶力竭的呼救更是渺小、微弱得不及一只蚊子的叫声。

史载，江北县此次洪水泛滥是725年以来未曾有过的，比距今44年的民国三十四年的特大洪水高3米，比距今116年的清道光二十三年的特大洪水高1米，仅次于距今726年前丁亥宝庆三年的特大洪水。

悲歌第四曲：惊心骇目的数字

全县死63人，伤1020人；9万户房屋被毁，其中5100户房屋全塌，财产全冲，住无房、食无粮、睡无床、穿无衣；99000多亩农田被冲，其中不能复耕的面积31000多亩，2万多农民没有承包地；损失现值800多万公斤，三个国家粮站被冲；52所学校的322间教室全垮，1万多名学生既无校舍，又无课桌。商店、仓库、电站、塘库、渠道、公路、桥梁、通讯、广播等损失均相当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一亿。

呜呼，悲哉！十年改革农夫所得到的实惠毁于一旦、付之东流；昔日繁华的集镇和美丽的村落废墟一堆、荡然无存！

战　　歌

人们不惧不怕不服天公的恫吓，你发怒发疯发狂，我发奋发令发威，誓与天公比高低，决雌雄。

战歌第一曲：指挥长和他的一家

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周身蕴藏难以

估量的能量、胆识和魄力的县委书记周建中受命于危难之时，任全县抗洪救灾指挥部指挥长。7月10日凌晨三点，他从家中电话上接到灾情报告，旋即奔赴灾区部署和指挥抗洪抢险斗争。此后，对灾区“大家庭”的操劳彻底取代了他对“小家庭”已经淡化得十分有限的眷恋，以至于当年忘我倾心治水同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也相形见绌，自愧不如。

其实，他的“小家庭”也彻底融解到了抗洪的“大家庭”之中。对于家人，他没有要求但胜过要求，他没有交代但毋须交代，自凌晨三点他赴灾区以后，妻子祖述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家里的电话机，接转着，处理着从灾区四面八方打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电话。白天她上班就由儿子接替，儿子上班就由正在度暑假的女儿接替，一家四口，全投入了抗洪斗争。年仅15岁的女儿周密觉得不过瘾，还冒着酷暑和父亲到灾区转了一大圈，灾区人误以为她是妇联的干部，谁也不知道她只是名中学生。

战歌第二曲：父母官变形

“咚咚咚……”深夜，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已多日未见任一县之长的夫君之面而寂寞度日的曾凡容，急忙起床穿衣拉灯开门。

“啊……”她吓得惊呼起来，这哪里是她那英俊潇洒的夫君？此人蓬头垢面，髭须长乱，一副龙钟老态，眼眶深深地陷落下去，眼珠布满了血丝，肤色黑得发光，恰是地道的非洲人，嗓音嘶哑，说话浑浊低沉不清，浑身上下糊满了泥浆，好象刚从阴沟里钻出来。

“非洲人”却从容风趣地说：“怎么？是夫人认不出我还是嫌弃我了，我熊懋仁无非是变瘦了一点、黑了一点、老了一点。其实，这些天象我这般模样的县级领导并非我老熊一

人，县委、县府、人大、政协、纪委、人武部等六大班子的领导为了抗洪救灾，个个都累得垮了架，变了形。但我想，现在这种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许会更好一些……”

泪水，从曾凡容楚楚动人的凤眼中喷涌而出。是感动、是爱怜、是心疼、是自豪，还是兼而有之？

战歌第三曲：夕阳更红

——在江北县龙王乡近千名群众被洪水分割围困的紧急关头，一位长者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从几十里远的县城两路镇赶来，他临危不乱，运筹帷幄，镇定地指挥，赢得了灾区群众的深深敬重。他就是年近花甲的县人大副主任赵志坚同志。

——在特重灾区的统井镇通往黄印乡30多华里被洪水冲毁得支离破碎的公路上，一位老者顶酷暑、踏泥泞、越断桥、涉洪水、只身徒步行进着。偏远的黄印乡灾民称他是“上头第一个来黄印的人”。他，就是年近花甲的县委顾问李君同志。

——他全然不象一个上了年岁的人，背不驼、耳不聋、走路一阵清风，说话斩钉切铁。全县受灾的12区、46个乡乃至许多村社，都留有他的足迹、洒有他的汗水。他，就是年过半百的县委巡视员李辉龙同志。

——政协常务副主席包肇云，县纪委书记韩国评等老同志，自洪灾以来，吃在灾区，住在灾区，办公在灾区，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决心灾区的生产不恢复，家园不建好，不回机关。

全县所有的老同志，无论是现在一线，还是退居二线，或者是退休离休，几乎都投入抗洪救灾的斗争。

战歌第四曲：苍天评议

江北的党员是否合格？干部是否合格？县委正部署对全县党员和干部进行群众性民主评议。老天爷捷足先登，降临一场灾难，对江北的党员和干部是否合格提出了更客观、更科学、更严格的评议标准——客观得无以复加，科学得天衣无缝，严格得残酷无情。洪水面前，你是什么态度？危急关头，你是哪般精神？关键时刻，你是何 种 行为？不容含糊，一目了然。

苍天公断：江北的党组织是坚强的，党员队伍是合格的，干部队伍是合 格 的。

——在洪水袭来之际，江北的各级党政组织闻讯而动，严密地组织，沉着地指挥，使灾区群众有了主心骨。

——在危急时刻，江北的党员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大家”，明明看到自己家中进水，却偏偏冲出门去抢救他人。全县有三千多名干部二千多名党员为国家、集体、群众抢救了不少财产，而自己的家财则被洪水冲洗一光。

——在生死关头，江北的党员干部总是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黄印乡的民兵连长黄九江、文化站长黄立科为抢救200多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即是一个光辉的缩影。

——在生产自救中，江北的党员、干部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一人捐款上千元的党员干部 不足为奇，为抗洪救灾累倒在地的也绝非个别。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全县近三万共产党员二万多名各级干部，为抗洪救灾都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战歌第五曲：无形的力量

看去无形却有形，不是物质胜物质。

每一则消息、一篇报道、一道电波、一个画面、一张照片，都给灾区人民带来巨大的力量，受到巨大的鼓舞。

江北县“7·10”特大洪灾发生后，不仅我县宣传部组织部集中采访力量奔赴灾区，《重庆日报》、《重庆农村报》、《重庆晚报》的记者来了，重庆电台、电视台、《支部生活》社记者来了，《四川日报》、四川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来了，全市、全省、全国的许多新闻单位都来了。他们不惧酷暑高温，哪里灾最重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哪里最危急就战斗在哪里。记者们不分昼夜地采访、写稿、编辑们不分昼夜地修改、编排。

百万江北人民深深知道，每一篇新闻报道，都浸透着记者编辑们的心血。县委县府决定，要为他们请功！要给他们授奖！

战歌第六曲：政治局委员一行遇险

“重庆急救中心！重庆急救中心！我是江北县！我是江北县！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等十多人中暑休克，现生命垂危，请紧急援助……”

电话机在紧急呼救！步话机在紧急呼救！各类通讯设施都在紧急呼救！

二十分钟之后，重庆急救中心的四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江北县人民医院，经过短暂的临时抢救措施，又风驰电掣般地驶回重庆。

七月二十一日，杨汝岱看到江北县的灾情报告心如火燎，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立即同副省长刘昌杰以及省委、省府秘书长、省公安厅

厅长等一行乘车用直升飞机飞抵重庆潘家坪，并马不停蹄地改乘馒头车和市委市府的几位领导一道直奔江北县的重灾区统井、龙安等乡镇。

这日，重庆地区气温高达38℃，天上没有一丝云彩，骄阳似火，热浪灼人。车到龙安，公路中断，汝岱同志一行下车步行，到乡、到村、到队、到户，和当地党政组织及群众共商救灾大事。

直到下午三时，江北县委书记一再催促回县吃午饭，汝岱同志一行才开始返程。殊不知车到玉峰山，驾驶员一个急刹车便倒在方向盘上。紧接着汝岱同志倒了，昌杰同志倒了，全车十来人几乎全倒了。

此时，离县城还有十多华里，同车的县委书记周建中虽然也感到头重脚轻、心慌气短，但凭着一股责任重大的神奇的精神力量，果断地换上另一辆车上的驾驶员，一刻不停地疾驶县医院。

好险！如果再延误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情　　歌

雨情水情灾情残酷无情，
党情政情军情充满深情。

——灾区民谣

战歌第一曲：母子情

作为人民母亲的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江北儿女，不会忘记江北儿女，时刻惦记着江北儿女。

在江北儿女危难之际，焦急万分的母亲——重庆市委市府慰问团来了；四川省委省府慰问团来了；党和国家慰问团来了。他们以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给江北儿女拨来了资金，调来了物资，送来了无以估量的精神食